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鈎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

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載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遠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積允

宋 王 元 譯 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破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義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狼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表財用之匱乏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狼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謂真者曰真者精誠之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
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
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義無
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
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
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
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
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
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顛淵
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開挈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
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
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
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
聲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
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
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
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
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
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
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
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
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
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
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
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已而與物
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
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蓋其所患夫漿人
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覆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敷杖感之乎願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
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
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已所為則使人不可
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

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
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
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
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
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已之所以反

為於物先也豈為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
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
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
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
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

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
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襄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為儒弟翟之為墨因其性之所
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
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

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
以為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為
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
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已

化而反勝已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
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也不安
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眾人安其
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
者所謂亡其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
人不正存則所以為眾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
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
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為也故曰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為也
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入也惟聖人心得
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
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為

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為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為其智勞形敵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所為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卧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整物而天下莫知其為也豈若世俗之所為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誠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于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為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為臣於時歟比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為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所以為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記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閻蔽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記之與物

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
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為闇蔽之人乎故
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為之累
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
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顧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達有堅而縵
有緩而鈇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
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鈇之殊是心之
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

所為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為如得於飲也其去
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執於中也是有
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歟非至人孰能與

比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
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
其能足以剋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
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
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
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
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
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

矣故曰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執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為貴考
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為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
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
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
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

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
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

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義尊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筭之龜，以自沉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以爲喻。是實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齏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

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齏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微，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